

● 李硕儒 著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红魔房之夜



67

65

责任编辑：张华堂

封面设计：李小军

红魔房之夜

李硕儒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大街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965 1/36 102 千字 $5\frac{3}{4}$ 印张

1988 年 3 月第一版 1988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 册

ISBN 7-80035-063-0/1·3

定价：1 20 元

序

白 桦

硕儒的西非之行是一个辛酸的寻寻觅觅的故事，也是一个跳进万花筒中的奇遇记。对于他和中国读者，那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寻亲无着，每天手心里捏着一张只够付一杯啤酒帐的小票，坐在各种肤色的人都来光顾的酒吧里。五颜六色的灯光，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尽情宣泄情爱和愤怒的歌唱，象西非上空的阳光那样炽热的舞蹈。然而，这些在他心灵的乐谱上都是暗淡的音符。风筝似的乡愁一直在他日夜的梦境的上空升腾，挣着一根丝线，连着血淋淋的心。年幼的黑人舞女，沦落在夜总会里伴客的苏联女学生，老来难还乡的华侨，旅居非洲的娇小玲珑的日本小姐……象走马灯上的纸儿在眼前飘过。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一本书都体现着微妙而脆弱的国际和人际之间的关系，以及深刻的内心冲突，时刻都在说明着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有些书，他翻阅了；有些书，他只看了看封面。这就足够使人眼花缭乱了，在眼花缭乱之余还能得到不少启示。现代，喷气式客机联结着地

球上的各个角落，“天涯若比邻”，但人类还存在着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人为的藩篱，不正是这些藩篱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吗？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象一叶小舟，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沉浮。每一条小舟时时都急于靠上一座安定坚实的岸。西非美景如画，但并不是一切小舟应当并且可以停靠的岸。作者终于又回来了！回到他一度离去过，并从离去的那一刻起就思念不已的岸。

作者向我说过和旅英钢琴家傅聪相同的感受：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最思念的常常是一间简陋的斗室，两三知己，四五盅绍兴老酒，不断引用中国古老的谚语和诗词说笑……渴望着的是多么的非薄啊！而如此菲薄的渴望在故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寻不到。而任何地方都有其自身的美丽动人之处，但都无法代替心中那间斗室，因为那间斗室建筑在一片亲切的热土之上。只有在共同的灾难中走过来的人，才能知己，只有家乡水才能酿造绍兴老酒。古老的谚语和诗词是中华民族这棵老树上永不凋谢的花朵。如此而已！

1986年春 上海

目 录

作者的话·····	(1)
香港五日·····	(2)
巴黎际遇·····	(11)
啊，那迷人的冒险·····	(18)
西非风情·····	(23)
真淳国度·····	(30)
一席话，满腹情·····	(37)
乔尼——遥远的龙的子孙·····	(44)
“红魔房”之夜·····	(48)
“卡西诺”印象·····	(54)
一个黑人舞女的命运·····	(61)
异国之恋·····	(70)
阿克拉夜话·····	(79)
艺术、母爱和人·····	(87)
纪念的纪念	
——关于西非文学的来信·····	(98)
一对奇异的外国夫妇·····	(108)

贩卖黄金的亡命客	(118)
海外华商的梦	(126)
寄语海外华人的孩子们	(142)
香港的困惑	(156)
我觉得，我认识了她	
——华裔女作家陈若曦印象	(163)
与“真由美”一席谈	(170)

作者的话

李硕儒

旅行，是有趣的，也是艰辛的。如是自己能主宰自己的旅行，其路和岸自能预先确定；如是不能主宰自己的旅行，你会感到，似乎冥冥中的一只巨手老在箍制着你，拨弄着你，使你历尽坎坷和艰难，还是找不到顺畅的路，靠不到稳实的岸……然而，岸，总是要靠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当你登岸憩息，反思旅程时，你会发现，你的所见、所历、所思、所闻，不管是甜蜜的、苦涩的、欢畅的、痛苦的，都是一篇篇美好而酸辛的故事。这故事中有色彩，有哲理，有戏剧，也有诗。只要写下来，总会给人们留下些什么。

其实，人生又多象一次旅行……

香港五日

L:

十一月四日下午五时许，我终于到达香港。这是我到港的第五天了。今晚八时，我就将登机西去，探望我阔别三年的妻儿。在港的五天中，由于气候、人情、语言、氛围的骤变，思维经常紊乱，神、体不能合一。往往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竟不知是真正的现实，还是零乱的梦。

可是，北京机场的道别又时时“闪回”到我的眼前。当我迈出海关大门，踏上坡形电梯时，你的眼神是迟滞的，我的也同样迟滞。我知道，那迟滞的膜的背后，是一泡别离的泪，可待到认真辨识时，我们彼此的影像已经模糊了，模糊了……迷茫中，我只看到一方飘动的手帕。然而，你别前的嘱托反而越来越响：“到了那边，多写些观感来。我和朋友们都等着读到它……”对这种殷殷之心我是非常珍惜和感激的。它蕴含着对我的理解、信赖和安慰，它更催我时时睁开眼睛，看另一个世界的风物、人情、文学、艺术和一切。在香

港五天的生活，表面上是浮华热闹的，可在内心深处，我却时时感到自己的灵魂好象踟躅于无边无沿的撒哈拉大沙漠中。不管我叹息、呻吟，还是呐喊、狂叫，都没人懂我的语言，更没人回答我的声音，于是，只好诉诸文字。我将不断将我的观察、体验、感触、意念写给你，这大概不能叫游记，权叫“我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吧。

和其他旅游者一样，初到一个城市，总要先看市容。到港第二天，我的亲戚就领我逛大街、商场和海滨公园。我们从旺角出发，经荃湾，乘的士（即出租小汽车）穿过海底隧道，到肖箕湾、香港中区，再到香港郊区，到处看到的都是十几层到五十几层的大厦，它们比肩接踵，矗然而立，甚至连山坡、山顶也错落地建起一座座楼房。不光如此，为了节省地皮，增加地基的利用率，在置地广场（一座大商场）里，从里面沿着一座座商店走，不管是二层、三层……都觉得各个商店完整地置于一座商场中。其实，这个商场却是横穿一条马路，架置于马路两旁的楼群中，只是从二楼起，它们又建起了空中通道，把那马路的空中地盘也利用为商场一隅了。我不能不惊叹于他们的建筑技术和建设速度，且不用说他们在很小的一块地盘中就可以建起利用率很高的楼群，就是那条从九龙到香港横贯大海的海底隧道也够令人叹为观止了：海上，波翻浪涌，千帆竞发；海下，却飞快地跑着电气火车和各种高速汽车！黄昏时，我们从卜公码头登船，从

香港回九龙。只是在海上行驶时，我才看到了太阳，可这时我看到的，却只是一抹落日的余晖了。借着落日余晖，我回望着香港中区的高楼群，不禁想到：此地的楼群是够多够高了，可惜，它已经挤走了太阳，挤走了大自然的温馨……以这里的气候土壤，本是竹树繁花四季不败的，可在此逗留的五天中，我却从没感觉过它们的存在。据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来港后，曾经惊叹地说：这里简直是“水泥森林”！一些港人听了很以为自豪，我却总感到一种拥挤和干涸，无论从感观还是到灵魂。

我的亲戚以做进出口国货贸易为主，其他时间则是在世界旅游。他在香港的家设在公寓楼中，所以每回香港便不在家里吃饭，而是遍吃香港的各种大小酒店和饭店。我是远客，初来香港，他更乐于带我吃各种广东风味菜。在各大饭店的门口，我发现都有一位浓妆艳抹的青年妇女站在门首，她们的穿戴可以说“珠光宝气”，通常都穿绣花织锦旗袍，那旗袍的剪裁极为功细，按照人体的线条可以勾勒出一切部位，朱唇黛眉、闪光的耳环更是通篇一律。我刚表疑问，她已经对我们点头微笑了，接着，对我们做一个半鞠躬半开门的手势，请我们进门。我怕这是妓女、舞女之类，刚露疑惧，我的亲戚笑了，说：她们的职业名称叫“知客”。通常饭店老板都选择年轻貌美的姑娘站在这里，她们就以她们的礼貌、微笑、温文殷勤的风度招徕顾客吃饭。来的次数多了，就成了她的熟人，熟人由她联系、

应酬，自然就更愿意来就餐了。我们刚进饭店，一位女服务员就迈着轻盈的步子，热情地迎了过来，她先引导我们在一张餐桌前坐定，接着递来凉中带有清香的小毛巾，让你擦脸，然后又端来一壶香茶。这一切都不过在几分钟内完成。待你喝上茶了，这才递上菜单请你点菜，点完一刻钟左右，各种菜就爆着油花热气一道道上桌了。中间递一次毛巾，饭后又一道毛巾。饭店内，男服务员大多穿黑、红两色西装，打同服装一色的蝴蝶领结；女服务员也都着与男服务员服色相同的裙式西装，无论头、脸、服饰都几乎一尘不染，十分整洁，态度热情周到，节奏十分快。更使我奇怪的是，无论大小饭店中，都没有遇到过酗酒、猜拳和大声喧哗的顾客。待到要走了，服务员的态度更加殷勤，于是，顾客们就要掏出小费。小费一进柜台，一个人就大声唱诺，如“张先生多少，李先生多少……”接着，鞠躬送客，直到大门口，再由“知客”笑脸相送。

如果说饭店、酒店一切都是为了“向钱看”的目的还给我带来些方便和舒适——尽管我们相当不习惯，那么，当我看到艺术的商品化时，我竟感到一阵愀然的辛酸。就在我们游置地广场时，一上二楼，忽听丝竹之声阵阵传来，在这里，洋声洋乐加那些软绵绵轻飘飘的流行歌曲到处充斥于耳，忽听乡音民乐传来，怎不令人亲切！我们寻声走去，在二楼的一处广阔的回廊大厅中，竟用木板搭起一个临时大舞台。周围各种肤色、各种服饰的人们人烟济济。舞台周围，聚光灯照

耀如昼，录像机、摄影机拍摄不停，民族乐器和电子琴不谐调地高奏乐曲，忽而广东话、忽而英语通过扬声器狂呼乱叫……我们挤进一看，原来在舞台上正有十几个青年男女盛装艳抹，随着音乐跳舞。他们的形象、体态的确各具风致，看得出，有几个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基本功蛮不错。可是，因为他们既没有统一、缜密的艺术构思，基本功又参差不齐，跳动一会儿是《荷花舞》的造型，一会儿是《红绸舞》的姿态，一会儿又有东北大秧歌的动作，真是不伦不类，毫无章法。仔细一问，方才得知，这里原来是个大喷水池，上挂各种彩色灯盏，为商场增添色彩和气氛。可是某外国信用公司为了招徕顾客、推销信用卡，竟在喷水池上临时搭了这个大舞台，雇来这些男女舞者当作活广告。转身上楼，在三楼拐角处的一座回廊里，忽然看到挂了十几幅油画，我以为是画展，上前去看，大多是油画风景和各种姿态的裸体女人，但它们不重透视、布局和意境，却专在形似和诱惑感上下功夫，再一细看，每幅画的画框里都夹一纸条，上面注明那幅画的标价。可能是因我看的仔细，在一旁坐着的一位面貌清癯的中年男子匆匆走到我身边，十分客气地说：“先生，你中意哪幅，价钱还可以再商量……”听了他的话，再看看他那谦恭的面庞，我竟一时说不出话。常听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经过亲眼目睹，我以为，这里倒不是没有文化艺术，而是一些人把艺术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化作钱。这样，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在

钱面前就毫无价值，充其量不过是钱的奴隶！因此想到，在内地时，常听人说，某艺术团的某演员或某画家，总以为在国内怀才不遇或创作不自由，于是，走门路、送厚礼，想方设法试图离开祖国大陆或到国外发展。看看那几位舞蹈演员和画家，我就想，说不定他们当中的哪位就是从内地设法出来的，如今沦落这等地步，实在可怜！可以设想，他们的心中已经没有艺术，目的只是钱和沙漠——“精神沙漠”。

记得在家时，我们看过一些香港报刊杂志后总觉得过于油浮，适合市民口味，很少有什么学术价值。可当我在香港翻看一些报刊后才知道，我们在内地看到的那些还是比较严肃扎实的呢，在这里充斥市场的报刊除了商业广告外，几乎全是凶杀、色情、怪诞的新闻，甚至连某影星早晨吃了几根油条，某舞星又搭上几个新朋友，某歌星已有几个月没与丈夫同房，都要大登彩照、大书长文。我曾看到一本四开二十四页的杂志，这本杂志没有刊名，而且不知是什么杂志，封面字样就是：“雨夜屠夫案中案，林过云刮尸尝人肠，自称杀人杀到厌”。这本杂志通篇描写报道的就是雨夜屠夫林过云在不足五个月的时间里连杀四个无辜女子的经过和审判过程。凶手的父亲共娶四房妻子，儿女九个。他既忙于赚钱、淫乐，子女又多，自然无暇教育，非但如此，由于不爱长妻，对她生的儿子林过云也自幼虐待、毒打。林过云成年后，当了夜班的士司机。由于极度的空虚和变态，他对女人又恨又厌

又好奇。于是，利用雨夜出车的方便，他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连杀了两个舞女、一个女职员和一个女学生。但他既不是为了抢劫，也不是为了强奸，而仅仅为了一种残忍兽性的满足。他每杀完一个女子之后，都要扒光她们的衣服，用摄影机、录像机拍照、摄录下她们全身的每一个细部，而且每次“行动”，除了录下全过程录像之外，还有详细的文字记录。特别是在杀那个女学生之前，他和她还有一段据说是他有生以来与人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谈话。他谈到他的将来——指世界末日，他说他曾与天父接触过，天父挑选了他。还说世人都是垃圾，他要清除……女学生听了这段话后要求释放她，但他还是杀了她。对此案香港警方曾长期审讯，法律专家们也激烈争吵，有的说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有的说他的智慧要比一般人高，也有的硬要在这个屠夫身上蒙上一层幽幽的神秘色彩。但香港的法律是无死刑的，法律尽可以陷入无尽的争论，报刊老板利用杀人案件大捞其钱，无辜的死者却寂寂黄泉，不会有人为之惩恶除暴了。

如果说把艺术当作商品可怜，那么，把人当成商品就更可怜了。我曾遇到这样一个小伙子，一眼看去，仪表堂堂，风流倜傥，穿戴服饰更十分考究。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在一家化妆品工厂里做经理，每月收入不低。待他走后，我的亲戚告诉我说，他是从广州偷渡过来的，原来在夜总会、酒吧间、饭店里都做过事。一次，他拿着自己积存的一点钱进了赌场，一

夜之间竟赌赢两万港币。以后，他就什么工作都不愿做，说干一个月才收入一、二千，哪如去赌场赚钱容易？没想到，不出一个月，连他的积存和赢的两万早已输个精光，如今仍无工作可做。他用钱衡量一切的结果，就把工作、劳动的价值和赌钱等同起来，继而就把自己的尊严、价值和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与赌博等同起来，这样，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当成没有灵魂的商品？

更可怜的是商品式的女人。入夜，香港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一天晚上，我的亲戚领我散步，在一条街上，我忽然看到几种怪样的字样，上面写的内容更是闻所未闻，什么“土耳其浴室”、“蒸汽浴”、“松林别墅，纯系出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表示不解，我的亲戚笑着说：“这是‘红灯区’，即妓院、夜总会、跳舞厅等聚集区。凡是用黄色、绿色霓虹灯做招牌的地方都是这种场所。原来，土耳其浴室、蒸汽浴等处确是洗蒸汽浴的地方，但老板为了赚钱，室内放满蒸汽，男性浴者脱光躺在床上，由裸体或半裸体的女服务员给其按摩、搓澡；所谓出租别墅者，就是专为嫖客们预备的房间，因为香港法律规定不准有妓院，但公开出租的“别墅”又解决了嫖客的“困难”，其手法岂不堂皇而巧妙！看，这里的某些女人岂不完全变成了商品，哪里还有一点人的价值和尊严！

香港，仅仅是我这次漫长旅途中短暂而又匆匆的

第一站，我并没深入到这个社会的内核，也并不了解这个社会人们心底的世界，但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在这里，我就象一汪水潭中的一滴油，怎么也不能溶进去。我担心我能否走完这段旅程……可是，妻儿在呼唤，特别是我的一双刚懂世事的儿女，每封信上都写着“我们想爸爸！”

R 于香港

巴黎际遇

L:

我们这次从香港到西非，是取道曼谷、孟买、巴黎、日内瓦直到非洲的。

飞机在高空中飞行。我神思驰骋，想着香港，又想透过舷窗观望天外的星辰。可是，望穿双眼却瞥不见一线光和物，只觉得自己是在无边无垠的漆黑的巨洞中穿行，穿行……一小时后，机停曼谷机场，走出机舱，顿觉一片热浪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这亚热带的潮湿闷热几乎使人窒息。我迅速跑进候机室，休息一小时后，继续西行。

吃过最后一道夜餐，喝过柠檬茶后，法国空中小姐以疾速轻盈的步伐收好盘盏，退到服务人员休息室，舱内灯光幽幽地暗下来，乘客们喁喁的谈话声由稀疏而停顿，有的竟靠在软软的靠背沙发里打起轻鼾……我关掉座前的脚灯，陷入无边的幽暗中。神思恍惚，非梦非真……我的眼前出现了你……。大概是我离京前的一个深夜吧，由于在我的书房里彻夜长谈，北京